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 
第九十九回 養胎嬰猿精竊道 收金鐘道士拜門

老道曰：「爾所求者安在？」三緘曰：「累承吾師不吝傳授，弟子暗計，恐猶有未得者，冀師盡情指點，以俾弟子早日成功。」老道曰：「爾道業已盡得，此刻宜養胎嬰。待胎嬰養老時，自赴蟠桃大會。」三緘聞言而拜，曰：「吾師究係何人？」老道曰：「吾紫霞真人也。爾猶記憶當日領闡道之命乎？」三緘搖首曰：「不知。」紫霞於是拍頂呼曰：「虛無，虛無，曾記前途。命肩闡道，領得皇符。」三緘聞之，倏然開朗，似將前劫成真事，了了胸中，遂視紫霞而笑曰：「師乎，當日命弟子之言猶在也，何凡胎一人，而概就忘去乎？」紫霞曰：「爾入胎脫，化為塵濁之氣所污，故將前世事情，悉忘於心，無怪琢磨受盡耳。」三緘曰：「非師累累指陳，恐至死而難悟。」紫霞曰：「凡係初劫成真，功行尚欠，每降凡胎，俾游富貴之場，或位極人臣，或富甲一郡。是欲借富貴為修煉地也。倘迷於四害，不知修身積德，以補前劫所未逮，又復凡胎墜入，降為中富中貴，待彼修煉，以還仙位。如居中富中貴而仍不悟，造成巨孽，上天猶有所待，而罰於貧賤，使之煉其心性。至居貧賤而不知修煉，上天已無所待，而墮諸地獄，不免苦受三途。墜之愈深，斯煉愈難矣。所以世之自富貴而貧賤者，皆由是焉。」三緘曰：「既成仙子，甚屬不易。宜其長為仙品，不落塵世。胡為凡胎打入，以負前劫修造之功？」紫霞曰：「欲成金仙一品，非由九轉，丹何能成？」三緘曰：「然則，世言金鋼百鍊者，其即金仙之謂耶？」紫霞曰：「金鋼百鍊，尚其淺焉者耳。若上皇劫修斗粟，豈止百鍊哉？」三緘曰：「今而知仙品之不易得也。倘非吾師愛徒情深，則入宦途而不返矣。」紫霞曰：「他且不論，大道之傳，已盡於斯。待爾胎嬰養成，師又再來指點。」三緘領命而退，日在萬福樓中養此胎嬰，狐疑、紫光常常守護。

靈宅子因前日自議願傳三緘大道，紫霞不許，怒氣歸來，思欲先誅三緘，以絕紫霞傳道之舉，故在洞府旦夕思籌不已。

一日雲遊空際，遙見萬星臺萬道祥光，直轟天上。默會片刻，始知紫霞將道盡傳三緘，三緘日養胎嬰，漸有神出泥丸之望。

心中暗想：「如三緘神出泥丸，大道已成，又一仙真，即欲誅之，烏得而誅之？既不得而誅，吾恨氣滿腔，若何消卻？」正躊躇未定，忽見一母猿御風遊行。揮之以塵，母猿妖風墜下，跪而言曰：「仙真塵揮畜類，有何驅使？」靈宅子曰：「爾能化人形否？」母猿曰：「吾修煉甚淺，只能御風而行。至於人形，尚不能化耳。」靈宅子曰：「爾拜吾門下，吾傳爾化形之妙，可乎？」母猿聞言，欣然拜舞。靈宅帶歸洞內，日以移步換形之法教之。煉習旬餘，其法已熟。靈宅一日呼而謂曰：「為師使爾到萬星臺萬福樓頭，隱著身兒，俟三緘嬰神放出，乘機迷弄。如毒斃焉，即是為師第一有功弟子。」母猿曰：「師命弟子迷弄三緘嬰神，其化男乎。女乎？」靈宅子曰：「化一女形，以盜其精，爾不待修而仙可成矣。」母猿曰：「三緘既出嬰神，豈無守護？」靈宅子曰：「雖有守護，皆庸才耳。爾速去之，如有別故時，為師速來助汝。」母猿拜了靈宅，妖風駕動，直投萬福樓以候之。無何，三緘嬰神放出。母猿化一美女，上前摟著。嬰神驚惶無措，欲歸軀殼，奈為美女緊抱，急不能脫。狐疑、紫光不知其由，以為乃師臥矣。紫霞默會得知，按下雲頭，大聲吼曰：「猿妖受誰刁播，來此迷弄嬰神？倘不疾速釋之，看吾雷訣擊爾。」母猿緊抱不釋，駕風而遁。紫霞隨後追逐，以撐天如意向彼擊去。

母猿全體欲碎，一時失手，將嬰神放下。紫霞以袖籠歸樓中。

三緘忙收了神，見紫霞而請曰：「適才弟子嬰神遊動，為一美女所抱，不能脫身。忽見師來，罵及美女。美女抱定弟子，飛之空際。師隨後逐，美女失手，弟子墜於山巔，被師袖籠而歸。不知何故？」紫霞曰：「師不為爾言。爾初遊神，不甚深悉。其抱爾美女非美女也，乃母猿所化，欲盜爾精以成仙體者。」

爾如戀彼，子精一泄，苦爾修煉半生，替母猿修之煉之，而爾道失之矣。」三緘曰：「是非吾師維持，弟子不迷於此，未有不迷彼焉。」紫霞曰：「學道人最忌子精喪失。所以世人少年子弟廿齡未滿而即喪者，以結配太早，無異嬰神之太嫩，子精喪盡，如木根枯朽，難免顛倒矣。然此必如何而後可哉？子弟完婚，宜在廿齡以外，此時根固而老，即或新婚貪戀，父母為之指點，節度得宜，自然克享天年，而無夭壽之患。仙子嬰神甫出，亦貴守護嚴謹。久久老鍊，放之快，收之亦快，安畏邪精所擾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弟子嬰神尚嫩，冀師常為護持。」紫霞曰：「吾自命爾道兄朝日在此守護。」三緘曰：「師恩若此，弟子何日報之？」紫霞曰：「爾自有報時也。」言畢，歸於洞府。即命復禮子、正心子來萬福樓中，守護三緘嬰神出入。

守之已久，三緘嬰神，千里路途，頃刻能到。紫霞此際意欲命彼一人下雲遊，以收門徒。又奈三緘弟子盡在萬星山上，無人傳彼大道，左思右想，其計忽得。遂來樓內，傳三緘而言曰：「爾道已成，爾之門徒尚未收足。師今來此，特命爾孤身獨自雲遊都中一帶，以收爾弟子未滿之人。」三緘曰：「今有數十弟子同在此山，弟子異地雲遊，誰為教導？」紫霞曰：「爾毋多慮，師命誠意子代爾教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吾弟子前因靈宅之誤，不肯師事他人矣。可奈何？」紫霞曰：「吾命誠意子化爾形容，以萬福樓為傳道地。凡有功夫未得一知半解者，招來此地傳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師言固是。特恐諸徒見吾下了萬星臺，心生疑惑耳。」紫霞曰：「爾自明日為始，傳爾徒眾，或二人，或三人，同至此樓，以傳其道。爾先為教慣，然後雲乘黑夜，向都中而往。誠意子化爾形象，接續代教。爾諸門徒自不見疑。」三緘曰：「師言如是，則機無可泄矣，諸子又烏能知之？」即於是日命狐疑前去遍傳諸子，齊至萬福樓。不一時，弟子等盡行得到，侍立兩旁。三緘曰：「師傅爾等來此無別，因爾等大道有得一二步，二三步者。尚未知之精而習之熟。自明日始，可三人為一班，來此樓中，問道之所已得、所將習與所未得，師好為爾等講明而切究之。」諸子聞言，欣然散去。

又於樓外議貼規條，以年齒之大小受教之先後。果到次日，西山道人及鳳春、紫花娘同來樓畔，聽師教諭。從此習以為常。

教至旬餘，三緘交於誠意子，暗乘祥光一縷，由後山而去。

卻舉金剛山裡有一金剛童兒，乃古佛剎中金鐘修成，預知三緘路過此間，特來與之試試法力。三緘甫至山下，只聽鐘聲響亮，忽來一虎，色黑毛深，舞爪張牙，阻著去路。三緘暗想：「此地又非野荒，為何有虎當道乎？是必妖庫化來以試吾者。」

師傅變化之法，吾且試之。」於是扭身化作獵士，手持鍊叉一柄，直刺黑虎。黑虎將軀躲過，舉爪以抓獵士。獵士一叉橫刺，正中虎腰。虎哮一聲，化為巨石。三緘見虎化石，仍阻去路，轉化一石工模樣，持鑽劈之。金剛童兒見三緘持鑽劈石，復化一龍，高飛天外。三緘急化飛虎，相鬥半空。童兒力不能支，化作金鐘懸於霄漢。三緘化一老禿，手持鐘杵，唱偈而至，向鐘一擊，鐘忽化為皮鼓，大過於筐。三緘不疾不徐，暗化鐘杵為鼓槌，向鼓播之。鼓化黑煙，霎時散而無跡。三緘竊喜仙法頗靈，即屬隻身，不畏妖俗矣。

金剛童兒化為黑煙，飛至芙蓉山前駐下，暗自驚曰：「不意三緘仙道厲害如此，吾將何以伏之？」猛然思及雷震童兒亦能變化，吾不免搬至前面，以候三緘。計議定時，即轉古佛剎中，私謂雷震童兒曰：「吾與三緘略試道法，孰料彼道高過於吾。特來搬兄，同至芙蓉山麓，再與相鬥。如果不勝，拜彼為師。」雷震童兒曰：「三緘係紫霞真人弟子，師法高矣。而且前劫又屬虛無子所化，以仙根而學仙法，焉有不精？爾乃金鐘修成，吾以皮鼓修得，均是受擊器皿，何敢與彼一試法術乎？」金鐘曰：「誰家門前牌掛無事？吾有所托，爾試助之，爾有所求，吾亦助爾也。」雷震拂情不過，遂與金鐘風車駕動，並到芙蓉。

三緘自與金鐘戰後，曲曲折折，貪看山水，不知不覺，已抵芙蓉山。仰面視之，見山形層巒相接，一頂高出，酷肖蓮花一朵，開放於茲。訪諸行人，以芙蓉告。三緘曰：「吾睹其形如蓮花開放，不期前代竟以芙蓉名之也。吾且登高一望，以資遊覽。」於是祥光駕動，直趨山頂，甫立峰頭。仰視於天，似與雲霞相近；俯察於地，則青疇萬頃，入目難盡。三緘愛其山高而秀，貪看忘行。

金剛童兒潛候山下，時已久矣，心甚不耐。鐘聲一震，乘風直上，手執鐵錘二柄，向三緘而吼曰：「爾屬何妖，敢窺吾山形勢？」三緘曰：「山為天地所生，原以資人玩游，豈係爾家之物？」金剛童兒曰：「閒話休講。爾既道家裝束，如有仙法，吾誓與

爾一試高低。」